

聖十字若望靈修的一生與著作

加爾默羅聖衣會修女¹

本文闡釋聖十字若望的一生，分作生平及其著作兩大部分。無論是由其生活見證或其靈修著作，均可見聖人的一生即是一段煉淨和聖化的靈修；而他在其「神婚」中的靈修體驗，也向所有基督徒開啓了一盞邁向「天主化過程」的明燈。

前 言

聖十字若望和聖女大德蘭是特利騰後期的靈修大師，和聖依納爵同為十六世紀靈修的主流人物。聖依納爵創立耶穌會，他的《神操》有效地抵抗了文藝復興的異教主義及路德派的寧靜主義，對基督徒靈修有著歷久不衰的影響，1920年，教宗宣封他為退省的主保。至於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，歷經四百多年後，於廿世紀，先後受封為教會聖師，肯定他們在默觀祈禱上的卓越貢獻。歐邁安在《天主教靈修學史》上說：

「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，他們兩人對於教會靈修

本文由加爾默羅聖衣會台灣芎林隱院的修女執筆。1954年加爾默羅會來台建立會院，目前有兩座女隱修院，分別在新竹芎林和台北深坑。

教導的貢獻，一直以來，尚無人能出其右，他們的影響深遠，他們的地位卓越，他們的光芒，掩蓋西班牙靈修黃金時代其他所有的靈修學派。²」

聖十字若望逝世於 1591 年 12 月 14 日凌晨；84 年後，1675 年，教宗克萊孟十世宣封他為真福；再過 51 年，1726 年，教宗本篤十三世將他列入聖品；再 200 年，1926 年，受封為教會聖師；26 年後，1952 年，他成為西班牙詩人的主保。綜觀聖人逝世後四百多年來，他的影響持續增長，時至今日，我們可以列舉他的名銜如下：

- ◆ 十六世紀的西班牙加爾默羅會士
- ◆ 聖女大德蘭的同伴和共同改革者
- ◆ 默觀者和靈修大師
- ◆ 聖人及教會聖師
- ◆ 基督徒神祕家中的佼佼者
- ◆ 最優質的詩人和作家
- ◆ 系統的思想家和神學家

這位十六世紀的加爾默羅會士，他講述的天主、祈禱、克苦、黑夜、信德、望德和愛德，至今仍碰觸人心，引發共鳴。除本會會士，喜愛他的人範圍廣泛，可列舉如下：

- ◆ 神學和靈修學家³

² 歐邁安著，宋蘭友譯，《天主教靈修學史》（香港：公教真理學會，1991），275 頁。

³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博士論文 *Faith according to St. John of the*

- ◆ 一般的信友和默觀者⁴
- ◆ 神祕家和激進份子
- ◆ 哲學家和心理學家⁵
- ◆ 文學家和人文主義者
- ◆ 教會合一和宗教交談者⁶

描述了聖十字若望現今的粗略輪廓，接下來進入正文，主要分成兩大部分：聖者的一生和靈修著作。

一、聖十字若望的一生

聖十字若望在世 49 年，前 25 年，在赤貧的環境中成長，答覆加爾默羅會的聖召；後 24 年，因會晤聖女大德蘭，改變了他的生命方向，從此捲入加爾默羅男修會的重整和改革。

Cross。

⁴ 如多瑪斯牟頓 (Thomas Merton) 的著作，及許多談論默觀祈禱的書籍。

⁵ 如本會聖女德蘭本篤的 *The Science of the Cross: A Study of St. John of the Cross*，她是現象學大師胡塞爾的高足，以現象學的方法探究聖十字若望。關永中教授的魯汶大學的神哲學博士論文 *Knowledge of the Transcendent: A Comparison of St. John of the Cross and Carlos Castaneda* 從認識論的角度和現代的神祕作家比較。精神病治療醫師兼暢銷作家 Gerald G. May 的 *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: A Psychiatrist Explor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Darkness and Spiritual Growth*，以他的親身體驗印證聖十字若望的教導。

⁶ 愛爾蘭耶穌會士威廉·強斯頓是宗教交談的名將，他對聖十字若望的推崇，清楚流露在《無聲之樂》和《愛的內心注視》中。

· 生命的序幕

聖十字若望的母親佳琳 (Catalina Alvares)，生於托利多 (Toledo)，很小就失去父母。有位來自方堤貝羅 (Fontivero) 的寡婦，見她乖巧溫順，收容了她，帶回到自己的小村莊，教她操持紡織機，紡織絲綢。若望的父親龔撒羅 (Conzalo de Yepes)，雖也是孤兒，卻是絲綢富商的子弟。由於經營事業，在方堤貝羅巧遇佳琳，墜入情網，不顧家族勸阻，1529 年和佳琳結婚。從此，龔撒羅遭驅逐，與家族斷絕關係，屈從貧寒處境，辛勞操作，紡織維生。婚後，孩子相繼出生，龔撒羅積勞成疾，久病兩年，若望 (John de Yepes y Alvares) 誕生後，終於撒手人寰。若望出生前不久，小哥哥路易 (Luis de Yepes) 夭折，佳琳在老二路易的墓旁埋葬了丈夫，回到赤貧的家中。在這世上，她所擁有的只有 12 歲的大兒子方濟各 (Francisco de Yepes)，及抱在懷中的小若望，也就是未來的聖十字若望，佳琳什麼都沒有，但卻擁有丈夫留給她的愛。

赤貧的黑夜是若望生命的序幕，交織著堅強有力的純愛。佳琳滿懷著龔撒羅的純愛，他「是一位準備好為愛犧牲一切的人。若望就是這麼一位父親的兒子。……也難怪他後來會在〈情詩〉 (Romances) 中寫道：在完美的愛中，遵奉的是這條法律：愛人變成相似他所愛的那位。……當十字若望說到天主對我們的無限大愛時，他只知道溫柔熱情的言語」⁷。

⁷ Mary McCormack OCD, *Upon This Mountain* (Oxford: Teresian Press, 2009), p.14.

· 成長

佳琳挑起撫育的責任，當若望九歲時，做了很明智的決定，舉家遷往商業中心梅地納（Medina del Campo）。從九歲到廿一歲，若望在梅地納接受教育、工作並答覆聖召。他先在一所為窮人設立的教義學校讀小學，除了上學，每天也在聖奧思定修女會的瑪達肋納修道院（the Monastery of la Magdalena）服務，聽候修女的差遣、服事聖堂並做輔祭，同時為教義學校的窮小孩求捨施。小若望聰明乖巧，博人喜愛，讀書能力很強，但對於學習手藝則不太行。

年約十六、七，若望服務於照顧傳染病人的慈善醫院（The Hospital of Conception）⁸，深得院長亞龍索·阿巴雷斯先生（Don Alonso Alvarez de Toledo）的賞識，送他進入當地新成立的耶穌會學院就讀，課餘仍在醫院服務。十七到廿一歲（1559~1563），若望是耶穌會學院的學生，接受非常紮實的人文教育，培育深厚的古典文學素養。這期間，天天上課，課餘服事窮苦病人，並為醫院乞討捐助，他的日程表緊湊，常是挑燈夜讀。若望積極上進，聰慧有德，深受器重。四年的學院結束，醫院的院長鼓勵他成為教區神父，將來做醫院的駐院司鐸，耶穌會歡迎他。面對未來許多的可能，若望卻選擇進入梅地納的聖安納加爾默羅會院。

聖召是個奧祕的吸引，無法解釋，但我們確實知道，他對聖母的虔敬深愛，是決定性因素之一。小若望約四、五歲時，

⁸ 這是一間照顧性病患者的醫院，俗稱 Las bubas。

有次遊玩掉進小池塘，在危急中，看見一位很美的女子，伸手要牽他的小手，但若望不願把手給她，因為怕弄髒她的手。從幼年起，若望對至聖童貞聖母就懷有深切的虔誠熱愛，他之選擇完全獻身於聖母的修會，是可以理解的。

· 答覆聖召

1563年，廿一歲的若望入會，取會名瑪迪亞·若望（Juan de San Matias）。發願後，次年進入撒拉曼加大學，這是當時的名校，與波隆那、巴黎和牛津大學並駕齊驅。若望是資優生，有責任在課堂上教導講解，協助教授解決反對的意見。藝術學院三年課程結束，廿五歲的若望被祝聖為神父。此時的若望陷入一種內在的掙扎，他所渴望的默觀理想催迫他，不禁嚮往轉入更嚴格的加杜仙會（Carthusians）。1567年9月，若望返鄉舉行首祭彌撒，這次返鄉會晤了聖女大德蘭，成為他一生的轉捩點，也是革新加爾默羅會史上的大事。

· 會晤聖女大德蘭

聖女大德蘭於1562年，在亞味拉建立第一座守嚴規的加爾默羅女隱修院，並且完成她的《自傳》初稿，繼而於1566年開始寫《全德之路》，革新的會院正穩定地成長。那年總會長魯柏神父（Rubeo）從義大利來到西班牙巡視修會，次年於4月底5月初會見大德蘭，並授權創建更多的革新女隱院，且於8月得到創建兩座男會院的恩准信函。8月15日，梅地納加爾默羅隱修院正式建院，成為大德蘭的第二座革新女隱院。接著，9

月會見若望，說服他留在加爾默羅會內，一起重整修會，同樣可以好好事奉聖母。1567年，若望廿五歲，大德蘭五十二歲，他們攜手合作，展開了全面的修會革新，從此，若望的後24年，完全投入革新的浪潮，備嘗艱辛，受盡折磨，但也寫下了不朽的史頁。

· 第二次初學

次年，1568年，若望廿六歲，大德蘭建立了她的第三和四座女隱院：馬拉崗（Malagón）和瓦亞多利（Valladolid）隱院，分別成立於4月11日和8月15日。8月10日大德蘭帶若望到即將成立的瓦亞多利女隱院，教導他革新加爾默羅會的生活方式和精神，大德蘭以實際的修道生活示範，並且為若望裁縫革新修會的會衣，若望是第一位領會衣的會士，說他是大德蘭的真正傳人，一點也不為過。兩個月後，9月底，若望告別瓦亞多利，帶著約7、8封德蘭姆姆的推薦函，路經梅地納和亞味拉，前往杜魯耶洛（Duruelo），預備即將成立的首座男修院。

· 年輕的小聖人

7、8封推薦信，主要是請求各方可能的援助並介紹若望，但只有寫給方濟·撒爾謝多的信留傳下來。大德蘭這麼述說：

「……雖然他個子小，但我認為他在天主的眼中是很大的。確實，在這裡的我們會很想念他，因為他是個有智慧的人，非常合適我們的生活方式，所以我相信，我們的主為此召喚了他。沒有會士不稱讚他的，因為他雖年輕，

卻奉行非常克苦補贖的生活。不過，看來是上主在帶領他……在他身上，我從未看到有何不成全之處。……上主的神已賜給了他，在這麼許多的困難當中，他的德行給了我很大的鼓勵，也讓我認為我們有個很好的開始。他具有深度的祈禱和明智……。」

此外，根據某位亞味拉修女—安納瑪利亞 (Ana María de Jesús) 的作證，我們知道廿五歲的若望已是個聖人。這位修女曾問他的神師，在首祭彌撒時，他向天主求什麼？若望回答她：「我懇求至尊陛下賜我恩寵，絕不因大罪冒犯祂，而如果至尊陛下不親手保護我，就像一個軟弱的人，我也可能開罪祂，我也求祂賜我在今生為所犯的罪做完補贖」；修女又問，是否相信天主應允所求，他答說，確實相信天主完全應允。

· 創立革新男會院

若望和一名石匠辛勤工作兩個月，簡陋的農舍改頭換面，成為至極簡樸的修道院。11月28日男修會正式成立於杜魯耶洛 (Duruelo)，若望和另外兩位會士一起發願，遵守加爾默羅原初會規，並改會名為十字若望 (John of the Cross)。兩年後，因聖召激增，房舍不敷使用，遷往曼色拉 (Mancera de Abajo)，1570年6月11日正式搬遷。這是一次大遊行的遷移，所有參禮者連同會士，步行約5英里，從杜魯耶洛到曼色拉，然後舉行彌撒慶典。不過，搬遷前一年，1569年7月已在巴斯特日納 (Pastrana) 成立第二座男修院。1570年11月，若望必須前往巴斯特日納，那裡已有15位會士，包括初學生和已發願的會士。他整頓初學

院，訂立應奉行的規條及應修行的克苦生活，並講解成全的靈修生活。之後，再返回奧色拉。

1571年，1月25日，聖保祿歸化慶日，聖女大德蘭的第八座女隱院創立於奧而巴（Alba de Tormes），若望前去協助，像個工人般清理新修院，並為修女講解靈修道理。4月，若望被任命為亞爾加拉（Alcalá de Henares）加爾默羅學院的校長，這是本會修生的首座學院，擔任校長者，必須有靈修又有學識，若望是不二人選。1572年，若望卅歲，擔任學院的校長，大約在4、5月時，他再去巴斯特日納，改正新初學導師的怪異作風，取消不當的補贖克苦、過長的祈禱時間，明智溫和地勸導：靜默、愛斗室的獨居、聆聽天主聖言及如何祈禱。巴斯特日納及亞爾加拉修生學院是男修會發展的重要據點，由此，我們可以肯定若望在修會發展上的重要影響。

· 大德蘭求救

1571年，宗座視察員伯鐸·斐南德斯（Pedro Fernández O.P.）委派她回降生隱院擔任院長，改革、整頓並解決修院的諸多問題。面對這個艱難的處境，大德蘭很快覺察出來，她需要一位靈修大師的協助，即使發展中的男修會很需要十字若望，她還是呈請伯鐸·斐南德斯任命若望為降生隱院的告解神師。卅歲的若望於5月至9月間抵達亞味拉降生隱院，和大德蘭合作了將近五年，直到1577年12月被非革新的會士綁架為止。這五年中，除了幫助改善降生隱院的風氣，導入更退隱獨居的修道生活，還有三件事值得一提。

· 大德蘭的神婚

在若望的指導下，大德蘭得到神婚的恩典。大德蘭曾對若望說，她喜歡領大一點的聖體，1572年11月18日，十字若望故意給她一個分開的小聖體，大德蘭知道神父有意抑制她，就在她領聖體時，耶穌清楚地說：「不要怕，女兒，沒有人能使妳和我分離」，又以想像的神見顯現給大德蘭，伸出祂的右手說：「請看這釘子，這是個標記，表示從今天起妳是我的新娘……我的光榮就是妳的，妳的光榮也是我的」⁹。

· 神魂超拔

1573年5月17日，聖三節，大德蘭和若望在談話室談說榮福聖三的奧蹟，兩人同時神魂超拔，離地浮懸，大德蘭跪著升起，若望連同座椅上升。來談話室找院長姆姆的修女目睹這情景，事後大德蘭感嘆說：「誰也不能和十字若望神父談天主，他會立刻神魂超拔，使別人也跟著出神。」

· 驅魔事件

當時亞味拉聖奧斯定修女會中，有位修女名叫瑪利亞·歐莉巴蕾思 (María Olivares)，她沒有受什麼教育，卻能說多種語言，精通各種科學，擅長講解聖經。當代的名人蜂擁拜會，不

⁹ 參閱 *Santa Teresa Obras Completas*, septima edicion, preparada por Tomas Alvares (Burgos, Monte Carmelo, 1994), p.1160, Las Relaciones 36; *The Collected Works of St. Teresa of Avila*. Translated by Kieran Kavanaugh & Otilio Rodriguez (Washington, D.C.: ICS, 1979), Vol. I. p.402, Spiritual Testimonies 31。

覺異樣，而她的長上卻對此深感不安。那時，若望的聖德及靈修素養爲人稱道，會長修女於是邀請若望來看這位修女。起初若望不允，也許自認年紀尚輕，只 32 歲，又沒有經驗。會長修女再三邀約，難以婉拒，因而前往。原本能言善道的瑪利亞·歐莉巴蕾思，面對若望，默不作聲，開始顫慄發抖，全身冒汗，彷彿面對法官的罪犯。離開談話室後，若望告訴她的長上，這位修女附了魔，需要多次驅魔。接下來 8 個月，若望熱心祈禱、守齋和補贖，爲瑪利亞·歐莉巴蕾思多次驅魔。原先魔鬼堅持不走，聲稱這位修女是牠的，因爲她小時候以血簽下合約書，若望不屈不撓，繼續幫助瑪利亞·歐莉巴蕾思。有一天，當若望舉行彌撒聖祭時，忽然從上飄下一張紙來，就是這位修女簽署的約書，若望將之燒毀，再經過幾次艱苦的驅魔，終於解救了這位修女。整個驅魔過程，從一開始就向教會法庭報備，若望寫了一份報告，因而保留了完整的記錄。1574 年 10 月 23 日，教會法庭召見若望，詢問他呈遞的報告。轟動一時的驅魔事件，使若望聲名大燥，此後，他的牧靈服事又多了個驅魔項目。

· 亞味拉五年

1572~1577 年，是若望和大德蘭相處最長的時期，以後再也沒有什麼相逢的機會。但這五年已經夠了，大德蘭於 1577 年 11 月 29 日寫完她的《靈心城堡》，不到五天，若望被逮捕。當大德蘭寫這本書時，必定有若望的協助，這是不可否認的。大德蘭是會母，她教導若望革新修會的精神和生活方式；同時，若望也以他的神哲學、深度的靈修素養致富了大德蘭。歐邁安

說得很好：「若望的著作與大德蘭的著作，互補長短，配合得天衣無縫，甚至要了解其中一個的思想，最好的辦法是研究另一個的著作。當然他們兩人有顯著的分別，不過，所不同的是他們的取向，而非本質」¹⁰。雙方的影響深入而互惠，亞味拉的五年，實在是恩寵滿滿。

· 監禁九個月

赤足和非赤足修會間的衝突和誤解日漸白熱化，十字若望被視為非赤足修會的頭號叛徒，1577年12月初，被非赤足會士以武力挾持，帶往托利多非赤足加爾默羅會在卡斯提最大的會院，接受判決和處罰。另一位和他同住的會士也被逮捕，拘禁在亞味拉，這位會士很快逃脫，爲此之故，他們把若望從正式的牢房轉到超小牢房，只有9英尺長，5英尺寬的地方，受盡肉體和精神的折磨。在暗無天日中，若望構思並寫下不朽的名詩《靈歌》。

1578年聖母升天節前夕，半夜裡，他撕開床單接成繩索，從窗口逃出牢獄，奇蹟般地找到托利多的赤足加爾默羅會女隱修院，得到修女的庇護，送他就醫，再送他到比較安全的南方。

· 受苦很少

兩個月後，若望出現在貝雅斯（Beas）隱院，距離他要前往的埃加耳瓦略（El Calvario）只有7英里。貝雅斯隱院是聖女大德蘭在安大路西亞創立的第一座女隱院，此時的院長耶穌·安納

¹⁰ 歐邁安著，前引書，270頁。

姆姆（Ana de Jesús），面對受盡折磨、骨瘦如柴、面色蒼白的小會士，散心時，安排路西亞和方濟加（Srs. Lucía de San José、Francisca de la Madre de Dios）兩位修女唱歌愉悅若望，她們選唱當時出名的隱士貝德羅會士（Fray Pedro de San Angelo）作的曲子：

在今生充滿痛苦的幽谷
凡不知受苦者
對美好事物必一無所知
也品嚐不到愛
因為受苦是愛人的裝扮。

方濟加修女作證，當若望聽見所唱的歌詞，深受感動，淚流不止，他一手緊握格窗，另一手示意停唱，整個人出神了一個小時，沉浸在痛苦中。等若望返回己身時，他說天主使他明白了，為天主受苦蘊含極大的美善，他之所以痛苦，是因為他「所受的苦很少，以致不能獲知這美善」。這句單純誠摯的話打動在場的修女，也引發她們為主受苦的渴望。

· 平靜的十年

接下來的十年，1578~1588年，若望歷任男會院的長上，也是女隱院的神師，照管修會的發展。1579年於培亞城（Baeza）創立南方的首座本會修生學院，兼任校長。1581修會得到教宗的批准，革新修會得以獨立，不受非赤足修會管理。赤足修會於3月3日在亞爾加拉召開大會，若望參加這次的開會，被選為總會第三參議，兼任革拉納達的會院院長。1581年11月28日，他路經亞味拉，會見聖女大德蘭，這是他們今生最後一次

的會面。

次年元月，若望抵達革拉納達，開始他的新任職。革拉納達可以說是聖十字若望的書桌，因為他在此完成了大部分的著作。雖說在埃加耳瓦略時，很可能若望已開始註解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和《靈歌》；但真正完成，則是在革拉納達。1585年參加里斯本會議，若望獲任總會第二參議及安大路西亞的代理省會長。

· 修會內部的陰影

修會持續地拓展，不斷在各處建立隱院和男會院；不過，革新修會的內部開始出現陰影。1585年多利亞神父（Doria）繼承古嵐清神父的會長職；但在多利亞神父之前，由於古嵐清神父保護隱修女，並且堅持聖女大德蘭的管理原則和理想，和多利亞的觀點相左，1588年5月2日古嵐清喪失修會內的重要任職，成爲一名普通會士。同年6月19日，若望參加里斯本總會會議，受委任第一總參議，並擔任塞谷維亞（Segovia）院長，兼代理總會長，當總會長視察各地時，由他管理會務。十字若望同樣忠於大德蘭的修會理想，1590年6月，多利亞召集特別會議，提出兩項議案：

第一，放棄管轄修女的職權。這是報復的舉動，因為耶穌·安納姆姆獲得聖座的諭令，禁止更改大德蘭的會憲，並規定修女只受一位革新修會的神父管理，而且是由總會長從院長中選出的神父，而非多利亞所願，由他提議的參議團來管理。

第二，從革新修會中開除古嵐濟神父。此時，聖十字若望公開說：「如果你們要處罰古嵐濟神父，你們也該處罰我」。這是靈魂的聖潔高貴，他以非常清晰的方式表明意見。

次年會議，一如所料，若望喪失修會內的任職。消息傳出，掀起強烈的保護熱潮。若望寫信給塞谷維亞隱院院長降生·瑪利亞姆姆：「女兒！不要讓發生於我的事惹妳憂苦，因為這並沒有惹我。最令我憂苦的是未犯過者受了責備。是天主做這些事，不是人，祂知道什麼最適合我們，且替我們做最好的安排。要想是天主安排一切，而非其他，在那沒有愛的地方，給予愛，你會導出愛」。此乃若望面對黑夜時的心態。

· 我願為祢受苦

若望擔任塞谷維亞院長時，有一次在修院的聖像前祈禱，這畫像栩栩如生，耶穌頭戴茨冠，背負十字架，臉上流著血絲，受苦的面容寧靜出奇，雙目下垂微張，情願受苦的神情，深深觸動若望的心。他想這麼好的畫像只放在會院內，太可惜了，要是供奉在聖堂，不只會士，連外界人士都可以敬禮。他立刻採取行動，完成此舉。某日當他在這聖像前祈禱時，基督對他說：「若望會士，因為你對我所做的好事，無論你向我求什麼，我必會應允所求」；若望回答：「主！請給我磨難來為祢受苦，使我受輕視，不被看重」。

主基督真的應允若望的祈求，1591年6月，若望喪失修會內重要任職，被貶下放到南部的偏僻會院，8月10日抵達該會院。雖然若望欣喜地在培紐耶納獨居，卻有會士用陰謀和毀謗，

刻意中傷他，打算開除他。這真是若望一生中最痛苦的黑夜。9月中旬，若望腿部發炎，發燒不退，長上命他尋求更好的醫療，要他選擇去培亞城或烏貝達，他說：「我去烏貝達，因為培亞城的人熟識我，而烏貝達則沒有人知道我」。

9月28日，若望前往烏貝達，烏貝達修院的院長很不友善，讓他住在最糟的斗室，又當面數落他帶來的麻煩。若望的病勢每下愈沉，腿部的潰瘍擴散，後背出現一個比拳頭大的腫瘤。雖然若望欣喜於烏貝達沒有人認識他，結果卻使全城的人為之傾倒。照顧他的醫生震驚於他的溫良慈善和忍受病苦，稱讚若望的聖德，引起全城的人對他的關注，大家爭先恐後提供給他所需要的一切。

· 生命末刻

12月13日，若望自知時間到了，請院長神父來，求他寬恕帶來的麻煩和花費，最後說：「那邊有件我向來穿著的聖母聖衣，我貧窮且一無所有，我請求可敬的您，為了天主的愛，把這聖衣當作施捨，給我埋葬時穿」。院長神父接著請求若望的寬恕，淚流不止，步出斗室，從此徹底悔改，成為一個很好的會士。院長神父再走進來，跪在若望床前，請求若望把日課經本送給他當作紀念，若望親切地回答：「我什麼也沒有可以給您的，一切都是您的，因為您是我的長上」。

中午4點時，若望問是什麼時候，他說：「願光榮歸於天主，我問，是因為今夜我必須在天堂詠唱誦讀日課」。下午5點，祈禱的鐘聲響起，若望說：「主！我是幸運的，無功無德

的我，祢卻願意我今夜在天堂享見祢」。到了晚上 11 點半，若望自知時候到了說：「現在我的時候近了，請告訴會士們」。所有會士都進來，圍繞在他身邊，開始念起助善終禱文，不一會兒，若望對院長說：「神父！請念《雅歌》。因為這些（經文）我不需要！」他熱切地聆聽《雅歌》中充滿愛情的話語說：「多麼寶貴的珍珠啊！」當誦讀的鐘聲響起，若望問：「響起的鐘聲是什麼？」他們回答：「是唱誦讀日課的鐘聲」。若望張開他的眼睛，慈愛地注視在場的每一位，彷彿向大家說再見，以歡欣喜樂的聲調說：「我要到天堂詠唱誦讀日課」。他親了親手上的苦像，祈禱說：「主！我把我的靈魂交在祢的手裡！」輕柔地閉上雙眼，離開人世。1591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六，特敬榮福童貞聖母的日子，開始的第一秒，若望進入天堂。

《愛的活焰》第一詩節 30 小節，聖十字若望描述達到高境界靈魂的死亡，正是他的寫照：

「須知，已經達到這個境界之人的死亡，即使死亡的自然環境相似，他們的死因與死狀和其他的人大不相同。如果其他的人因老病而死，這些人的死亡則非如此，儘管他們也是生病或年邁的。因為，除非藉著某些愛的衝勁和相遇，他們的靈魂不會被強奪而去。這遠比前者高妙卓絕，更有力，也更英勇，因為它撕破此紗，並且帶走這顆寶石，亦即靈魂。

這些人的死亡是非常溫和甜蜜的，比塵世的全部靈性生命還要甜蜜溫和。因為他們在愛的至高衝勁和歡愉相遇

中去世，相似天鵝在瀕死之際，所唱的歌更是甜蜜無比。所以達味說：『聖人的死亡在天主眼中是珍貴的』（詠一一五 15）。靈魂的富裕全都匯聚在這裡，愛的河流全部傾注入海，因為這些愛的江河被封鎖，以致浩瀚無垠，有如海洋。義人離世升天之際，他的第一個寶藏，到最後一個，全都堆積在一起，伴隨著他，如依撒意亞說的：『我們從地極聽到讚美的歌聲：光榮歸於正義者』（依廿四 16）。』

· 下葬和移靈

12月14日當天中午舉行葬禮，各修會的會士及神職、民衆蜂擁前來，他們說，不是來為亡者祈禱，而是求亡者代禱。還有許多人拿著剪刀，要剪若望的衣服和身體當作聖髑；當然，這必須加以費力地阻止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。九個月後，由於安納夫人（Doña Ana de Peñalosa）獲准移靈至塞谷維亞修院，派人前來，打開墓穴，發現聖十字若望屍身完好，彷彿才下葬一般。移靈者不敢輕舉妄動，隨即再次封墓，兩年之後才正式將若望的聖身遷至塞谷維亞，安置之前，因民衆的請求，得於聖堂中瞻仰，八天之久，聖身散發香氣，滿堂芬芳，令人稱奇不已，讚美天主。

二、聖十字若望的靈修著作

聖十字若望和其他的教會聖師比較起來，他的著作實在很少，而且呈現出前後的一致性，及不變的主題。他的中心主題是指導人達到神性結合：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和《黑夜》談的

主題是靈修生活中的淨化，外感官、內感官和心靈的主動和被動的淨化。《靈歌》談論靈修生活中的進程，即靈魂如何經歷煉路、明路和合路達到神婚，等待圓滿的榮福境界。《愛的活焰》則更深地發揮已達神婚者的結合特質。

聖十字若望的著作劃分如下：

1. 詩集
2. 光與愛的話語
3. 勸言：勸告一位會士
4. 書信
5. 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
6. 《黑夜》
7. 《靈歌》（包括A和B兩個版本）
8. 《愛的活焰》（包括A和B兩個版本）

上述 1~4 是小品，5~8 是論著。所保存的作品，詩行不逾一千，論著不逾一千頁。過去的聖十字若望全集，編排的次序是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、《黑夜》、《靈歌》、《愛的活焰》，最後是小品：詩、格言、書信。然而 José Vicente Rodrigues 和 Federico Ruiz Salvador 編輯的全集則非如此，詩和格言放在最前面，繼而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等等，最後是書信。柯文諾神父（Kieran Kavanaugh, OCD）的英譯本，原先也採取古老的順序，1991 年再版時，仿照西文版，把詩和《光與愛的話語》放在最前頭，並解譯：他隨從西文版的作法，更改順序，是爲了提醒讀者，開始研讀若望的大作前，先閱讀他的詩獲益良多。

我們約略介紹聖十字若望的著作。

(一) 詩集：《靈歌》

聖十字若望的詩集獲得賞識，其實是近百年來的事。他寫的詩，毫無說教或勸人為善之類的話語，所流露的，是極美的詩境，是神祕經驗極致的表達，是藝術創作，可謂登峰造極的詩作。按照西文及英譯本，所收錄的詩只有 15 首，其中包括《靈歌》兩個版本。

《靈歌》是靈魂與新郎（基督）對唱的詩歌。始於「祢隱藏在那裏？心愛的，留下我獨自嘆息，祢宛如雄鹿飛逝，於創傷我之後；我追隨呼喚，卻杳無蹤跡」（第一詩節）。靈魂熱切尋找她的心愛主，哀嘆著：「為何祢創傷此心，卻不醫治？偷取了我的心，又怎的留它如此？為何不帶走這顆祢偷去的心？」（第九詩節）新郎深受感動，終於出現說：「歸來，鴿子，受傷的雄鹿，出現在高崗上，因祢飛翔的微風而舒暢」（第十二詩節）。靈魂和新郎基督相遇，她欣喜地歡唱：「我的愛人是綿綿的崇山峻嶺，孤寂的森林幽谷，奇異奧妙的海島，淙淙迴響的江河，寧靜的深夜。於黎明初現之際，默默無聲的音樂，萬籟交響的獨居，舒暢深情的晚宴。撩情的微風呼嘯」（第十四和十五詩節）。

若望用優美的象徵，說明靈魂的默觀經驗，及靈魂對天主的神祕體驗。接下來描述靈魂更深的追隨和淨化，達到結合，其詩作之美，意境之動人，實不可言喻：「花兒朵朵，翡翠片片，清涼早晨細挑選，我倆同來編花圈，祢的愛內群花開遍，再用我柔髮一絲穿連。細思量，一絲秀髮頸上飛揚，凝視髮絲

飄頸項，著迷神往，因我一眼祢受創」（第卅和卅一詩節）。達到結合時：「心愛的，我們來欣享歡愉，在祢的美麗中，觀看我和祢，上高山，下丘陵，行到清水湧流處，深深探入叢林」（第卅六詩節）；又「風的噓氣，甜蜜夜鶯的歌曲，樹林與其靈巧秀麗，在寧靜的夜裏，燃燒著楚化而無痛苦的火焰」（第卅九詩節）。整首詩歌充滿甜蜜、深情、幽雅的愛，是天人之間的永恒戀歌。限於篇幅，詩作方面只介紹「靈歌」，其餘的詩，大致而言，帶有類似的風格，請讀者自行品味。

（二）《光與愛的話語》

這是語錄形式的小書，收錄近兩百則語錄。因來源的不同，分成四個部分，第一部分是若望的親筆稿，是若望所有著作中難得一見的親筆手稿。其餘三個部分則由不同的手抄本組成。這些語錄多半是短句，但也有幾則例外，如第廿六句之前有個標題：「著迷於愛之靈魂的祈禱」，長長的一段，開始時寫得楚楚動人，結束時卻氣勢磅礴：

「主天主！我心愛的！如果祢還憶記著我的罪，不應允我的祈求，我的天主！祢就這麼做吧！祢的聖意正是我最願意的……我的天主！祢必不會從我奪去，在祢惟一聖子耶穌基督內，祢曾一次給我的，我所渴望的一切，祢全給了我……蒼天屬於我，大地屬於我，普世萬民屬於我，義人罪人屬於我。天使屬於我，天主之母、萬般事物全屬我有。天主本身屬於我，且爲了我，因爲基督全是我的，

且爲了我。那麼，我的靈魂，妳究竟祈求什麼？妳究竟尋覓什麼？這一切全屬於妳，且爲了妳。切勿縱身卑微瑣事，切勿留戀天父桌上落屑。迎向前，狂歡躍，隱身光榮內！妳必得償心靈所願。」

本書是靈修格言書，其中充滿這類的話語：「如果你想要達到神聖的收心，不是來自接受，而是拒絕接受」。有長有短，有深有淺，透露若望靈修指導的精髓，三言兩語，點出要旨。

(三) 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與《黑夜》

雖說是兩本書，但從書的結構、處理的問題、使用的語詞，顯然是有系統的一部書，同樣是「黑夜」這首詩的註解。若望說：「靈魂要達到成全的境界，通常必須先經過兩種主要的夜」（山 1·1·1）。所謂「兩種主要的夜」，指的是主動和被動的夜。若望說，將在第四卷中談被動的夜，《山》第一卷談主動的感官之夜，第二卷和第三卷談主動的心靈之夜；然而，《山》只有三卷，在若望的計畫中，《黑夜》是第四卷。簡言之，《山一夜》是一本大書，內含四本小書，標示如下圖：

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－《黑夜》			
《山》卷一 15 章	主動感官之夜	克制欲望	註解第一詩節
《山》卷二 32 章	主動心靈之夜	信德－淨化理智	註解第二詩節
《山》卷三 45 章	主動心靈之夜	望德－淨化記憶 愛德－淨化意志	
《夜》卷一 14 章 卷二 25 章	被動感官之夜 被動心靈之夜	天主淨化靈魂	註解第一詩節 註解一至三詩節

卷一 / 主動感官之夜：若望首先解釋為何與主結合的歷程為夜，夜是個象徵，表示靈魂的淨化（山·序·6）。他說，達到與主結合，必須經過三個夜：首先剝除並棄絕對世物的欲望，這是指「感官的夜，相似黃昏，當事物逐漸自視野中消逝的薄暮時」（山·1·2·5）；第二個夜，指到達結合的方法，亦即信德，有如深夜，完全黑暗；第三個夜，指到達的終點，亦即天主，接近夜盡天明，曙光即將出現。三個夜合起來，是一個夜。「這三個夜經過靈魂，或更好說，靈魂經過它們達到與天主的神性結合（山1·2·1）」。這正是整部書的內在結構。

克制欲望、主動進入感官之夜是卷一的中心主題，也可說是針對初學者的克修論。若望不談行什麼祈禱、敬禮，或修什麼德行、神工之類的事；他追究情感的境界如何、情緒成熟與否，涉及人的情感、執著的心態，他稱之為錯亂的欲望。欲望使我們疲累、受折磨、黑暗、污損和虛弱。靈修生活中，破壞力的根源是欲望，他說：

「一隻小鳥無論是被細線或粗繩綁住，並沒有差別。因為即使是被細線捆住，這隻小鳥不能展翅高飛，與被綁在粗繩上完全一樣。那就是說，只要小鳥不掙脫細線，牠就會被欲望束縛，不能高飛。這是真的，細線較易掙斷，但無論如何容易，不先掙斷，小鳥仍不能遠走高飛。所以，靈魂如果執著於某些事物，無論他有多少德行，將不會達到神性結合的自由。」（山1·11·4）

克制欲望，等於主動進入感官之夜，他說：

「通常靈魂進入感官之夜有兩種方式：主動與被動。主動即是靈魂爲了進入此夜，自己能做和所做的……。被動是靈魂不做什麼，惟有天主在她內工作，她有如被動者。這是第四卷的主題……。」（山1·13·1）

要如何進入呢？他說：1）在一切行事中，要懷有效法基督的經常欲望；2）爲能完善地效法基督，凡能給予感官享受的，如果不是純然爲了天主的榮耀和光榮，要爲了愛耶穌基督而棄絕它們，並保持空虛（山1·13·3-4）。又說：爲使情緒和諧平靜，徹底治癒的良方是：「經常努力傾向：不是最容易的，而是最難的……不是最稱心滿意的，而是較不如意的……不是企盼什麼，而是什麼也不企盼；不要四處尋求現世事物中較好的，而要尋找較壞的；並且渴望爲了基督，在世上的諸事中，進入完全的赤裸、空虛和赤貧」（山1·13·6）。

選擇徹底效法基督，讓欲望只有一個正確的導向，這是若望以基督爲中心的克修觀。問題不在於做什麼，而是更深的心裡層面，爲什麼做？內在的動機是什麼？這才是關鍵點。

《山》卷二、三 / 主動心靈之夜：聖十字若望的書，主要是解決加爾默羅會士祈禱上的疑難雜症，這是個獻身於默觀祈禱的修會，每天有許多的靜默、獨居、退隱、祈禱……，與天主親密交往是修會的使徒服事。感官的主動之夜對會士而言，問題不是那麼大，因爲入會者已離家棄俗，所以他著墨不多。問題最多的是：在深沉的靜默、漫長的孤寂、徹底的退隱、無邊無際的祈禱中，心靈內理智的活動、記憶的翻攪、意志的歸

屬等等，這是若望在本書中要處理的大事。這些問題，套用現代人的說法，涉及人的認知能力、深層的心理動向，由於面對，或說交往的對象是天主，神祕經驗更是一個燙手山芋。若望寫著寫著，不禁說出這句話：「就事實而言，這是很少以這樣的形式，在言語或文章上談論的主題，因其本身是特殊的與隱晦的」（山 2·14·14）。

說得沒錯，他以清晰系統的哲學架構，囊括所有可能的神祕經驗，剖析這個「燙手山芋」，淋漓盡致。他用了很大的篇幅，條理分明地論證，除了「模糊、黑暗和普遍的認識」，其餘的一切都要棄置。以下是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卷二第十章中，若望對理智超性認識劃分：

1. 身體的超性認識：

- (1) 外感官：藉視覺、聽覺、嗅覺、味覺、觸覺，得到超性的顯現與對象。看見另一生命世界的人與形像，如：聖人、好天使與壞天使、非凡的光明與光輝；聽到特殊的話語，有時來自神見中的人，有時沒看見說話的人等等。
- (2) 內感官：想像的神見。

2. 心靈的超性認識：

- (1) 清楚與個別的認識：有四種特別的領悟，無須經過身體的感官而傳達給心靈：神見、啓示、神諭、心靈的感受。
- (2) 模糊、黑暗和普遍的認識：默觀

什麼叫做「模糊、黑暗和普遍的認識」呢？又為什麼如此

呢？這也就是若望在卷二中盡全力解說的重點，他不惜引經據典，精彩舉例。「模糊、黑暗和普遍的認識」對若望而言，就是默觀，是與天主交往中，理智的最佳狀態，人的理智能達到的極限。所有能真的看到、聽見……，甚或想到或懂得的什麼，即使是從天主來的，也不要留戀或想望，因為無論是多麼崇高的經驗，都不能和天主劃等號，而且貪求神祕經驗就和貪求有形之物一樣，會造成很大的傷害和阻礙。

在神祕經驗上，他的懇切教導是：

「現今凡求問天主，或渴望某些神見或啓示的人，不只以愚蠢的行爲，也以冒犯天主而犯了罪過，因為他沒有完全注視基督，又在生活中渴望得到某些其他新奇的事。天主可用以下的話來回答：如果我已經在我的聖言、我的聖子內告訴了你一切的事情，而如果我没有其他的話，我現在能回答或啓示什麼能比這更好的呢？要把你的眼睛惟獨緊盯著祂，因為在祂內，我已經說了，也啓示了一切，在祂內，你甚至會發現超過你所求所望的。因為你所求的是局部的神諭與啓示。但若你的眼睛轉向祂，你會找到全部的神諭與啓示。因為祂是我全部的神諭與回答、是我全部的神見與啓示，這些我已經講過、回答、顯示和啓示給你了，把祂有如一位兄弟、同伴、師父、代價和賞報給了你。」（山 2·22·5）

這同樣是基督中心論的靈修觀，若望在第廿二章中繼續發揮，強調神祕經驗需要神師的帶領，要有理性上的指引：

「(在古時)天主所說的話，除非經過司祭與先知們的證實，否則不會有完全使人信服的權威和力量。天主所滿意的，是藉人來治理和指導人，及人必須被本性的自然理智管理，天主絕對不希望我們完全地信賴祂的超性交往，也不要我們確定它們的力量和安全，除非經過人的口舌，這人性的管道。每當天主啓示給某人一些什麼，祂也給他的靈魂把此事告明妥當之人的傾向。未作妥當告明後，他通常得不到完全的滿意，因為他沒有從另一個人，如同他自己一樣的人領受教導。」(山2·22·9)

信德帶領理智進入主動的心靈之夜，十字若望以信德對治理智、以望德對治記憶，以愛德對治意志，「爲了在此神修的道路上安全地前進，靈魂必須有三超德的支持來穿越這個黑暗之夜，而三超德使一切事物空虛和黑暗。……靈魂不是藉理解、愛好、想像或藉其他任何感官；只有藉理智的信德、記憶的望德、意志的愛德，方能在今世中使靈魂與天主結合」(山2·6·1)。

卷二談信德 / 理智的淨化，卷三則談望德、愛德 / 記憶、意志的淨化。若望在記憶官能上做了與理智類似的劃分，並力求證明「記憶不能同時與天主結合，又與形式和分明的認識結合，由於天主不具有記憶能領悟的形式和形像，當記憶與天主結合時，記憶沒有形式、形狀或幻象」(山3·2·4)。他說：「不要在記憶中儲藏所聽見、看見、嗅到、嘗到或觸到的對象，反而要立刻捨棄並忘掉，而且，如果必須時，努力忘記它們，像別人記憶它們一樣」(3·2·14)，因爲「如果把記憶放在所

聽見、看到、觸到、嗅到和嚐到的對象上，必會不斷地遇到許多的不成全。由於這樣做，某些情感會纏住靈魂，無論是痛苦、害怕、仇恨、空虛的希望、虛榮……等。這一切至少是不成全，而且有時真是小罪。它們巧妙地以許多的不純潔玷污了靈魂，即使是在有關天主的認識與推理上亦然」（山3·3·3）。

聖十字若望語重心長地說：「我願神修人充分明白，魔鬼使用靈魂的記憶，在靈魂內產生的損害有多少；魔鬼所引起的，在有關天主和世物的思想中，有多少的悲傷和痛苦，及虛幻不幸的快樂；及魔鬼根植於心靈內，遺留下的許多的不純潔」（山3·4·2）。要是沒有放空記憶，會自陷於五種損害：「第一，會時時受騙，視本性的為超性的。第二，陷於自大和虛榮。第三，藉超性的領悟，魔鬼找到欺騙他的充足力量。第四，這種作為，成為在望德中與天主結合的阻礙。第五，他對天主的判斷力，多半是卑劣的」（山3·8·2）。

若望的書中很少提到聖母，談到記憶的淨化時，他舉聖母為例說：「天主單獨引導靈魂的官能去做合乎祂旨意與命令的工作，它們也不能被導向別處。因此，這些靈魂的工作與祈禱經常產生它們的效果。這就是榮福童貞聖母的祈禱與工作。從起初，聖母已被高舉到如此崇高的境界，從未有任何受造物的形式刻印在她的靈魂裏，她也不受任何受造物的引導，而是經常接受天主聖神的引導」（山3·2·10）。若望心中望德的極境，記憶達到徹底淨化的果實，正是如此：沒有受造物形式的留痕，只受聖神的引導行事。

信德淨化理智、望德淨化記憶，靈魂必然達到深度的收斂，但這個收斂必須是充滿愛的收斂。除非意志自由無礙、無所牽掛，否則不可能全心、全靈、全力愛天主，此乃卷三第二部分要處理的問題。他以一個基本的原則來指導我們的選擇：「意志該只在為天主有榮耀和光榮的事上歡樂，而我們能給天主的最大榮耀，就是依照福音的全德來事奉祂；任何非如此事奉天主的事情，對人就毫無價值和益處可言」（山3·17·2）。

聖十字若望順序審視所有能牽繫的地上美物，這些東西分為六種：現世、本性、感官、倫理、超性和靈性的快樂。前三種是指現世的事物，可以束縛人心，竟至遭致永罰的地獄（山3·18~26）。倫理方面的事物亦然（山3·27~29），這些就是德行和善工、天主賜予的特恩，人可以驕傲自矜，竟至失落所有的超性果實。使用這些好的事物時，必須懷有很純潔的意向。靈性的事物如何呢？不是至少可免去所有的危險嗎？聖人說，才不是這樣，危險甚至更多！竟然「有些人使靈性的事物只為感官服務，卻使心靈空空如也」（山3·33·1）。因此，使用這些好的事物時，必須懷有很純潔的意向。聖人以無比的技巧，卸下掩護在最神聖活動下的所有面具（山3·35~34）。可惜，他沒寫完這部書，不然，他會揭發自我內最深的陷阱和潛藏的處所，人心甚至在與天主的直接交往上也尋求滿足自我。

《黑夜》/ 被動的感官和心靈之夜：聖十字若望沒有寫完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，迫不及待地開始寫一個很重要、又幾乎無人論述的主題：被動的淨化—天主主動淨化人靈。

中國人說：「盡人事，聽天命」；還有王維的〈終南別業〉：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」；這兩句話無非就是《山一夜》的兩種境況。在靈修的道路上，人事已盡，前行無路，這意謂著我們的主動修持到了極限；進入被動之夜，我們得聽天命、坐看天雲，天主的帶領才更是決定性的因素。

「靈魂無法徹底地自我淨化，除非等到天主把他放在被動煉淨的那個黑暗的夜裡，……而在靈魂方面，則應盡其所能地致力於成全，為使他堪當被天主安置在那神聖的治癒中，靈魂憑己力無法痊癒的一切，都會在那神性的治療中康復。無論一個靈魂如何使盡全力，他仍然無法主動地淨化自我，竟致達到成全聖愛中神性結合的最小等級。除非天主親自下手，在那使靈魂感到黑暗的火中煉淨他。」

(夜 1·3·3)

在被動的夜裡，不是「做」什麼，而是要靜下來「聽」，也就是順服；要停手，坐下來「看」，也就是默觀天主，接受一切生命的事件，讓天主來主導。

在《黑夜》中，若望廣泛使用「夜」這個字：出現約 282 次；而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則出現約 218 次。超高度的使用頻率，給人的初步印象是混淆不清，什麼都是夜，到底夜是什麼？是的！什麼都是夜：

克制感官是夜 / 主動的感官之夜

信德是理智的夜 / 主動的心靈之夜

望德是記憶的夜 / 主動的心靈之夜

愛德是意志的夜 / 主動的心靈之夜

默觀是夜 / 天主是夜 / 被動的感官、心靈之夜

夜是愛人相遇的地方，愛人經過夜而達到結合，非常詩情畫意！天主進入靈魂內工作，導致被動之夜，徹底淨化靈魂的罪根：「這個（被動的感官之）夜使靈魂從七罪宗得到解放，熄滅所有對上天下地的滿足，並使所有的推理默想陷於黑暗，在獲得德行上，使之蒙受無數的恩惠……經由這個夜，靈魂離開對所有受造物的情感和作用，走向永恆的事物……為使他後來能走上……另一個心靈之夜，靈魂後來能以單純的信德走向天主，因為單純的信德是靈魂和天主結合的方法」（夜·11·4）。

被動的心靈之夜：若望在此描述，由於神性智慧的崇高，超越本性的能力，及靈魂的卑劣和不純潔（夜·2·5·2），當天主愛的湧流進入靈魂內時，導致種種強烈的痛苦與折磨，這是「猛烈又恐怖的夜」（夜·2·7·3），但同時也是幸福的夜，清除並治癒所有的毛病，使靈魂達到真正的自由無礙：

「黑夜是個準備……因此靈魂首先必須被置之於心靈的空虛和貧窮中，煉淨每一個本性的支持、安慰和領悟，無論是上天或是下地的。這樣的空乏，心靈真的是貧窮的，剷除掉舊人，因而能度嶄新和真福的生活，亦即與天主結合的境界，經由這個夜而獲得的。」（夜·2·9·4）

「即使這個幸福的夜使心靈黑暗，這麼做只是為了給予對一切事物的光明；即使貶抑一個人，顯露他的可憐，這麼做只是為了舉揚他；即使這個夜使靈魂所有的一切和

本性的情感赤貧和空乏，這麼做只是爲了使他得以伸展，
而能如同天主一般地，享有上天下地所有的事事物物，在
萬有中懷著心靈的普遍自由。」（夜2·9·1）

這黑暗的夜照亮人心的最深處，是徹底的治癒、是人性極
限的跳躍，是純真的自由，是徹底的釋放，是愛人的相遇和結
合。聖十字若望指導我們的與主結合是全面的，問題不只是在
聖堂內祈禱時的感受如何，或能看到、想到、體驗到……什麼。
他指出的與主相遇和結合，包括整個人的轉化。默觀是覺察天
主在靈魂內的行動，這是個夜，因爲無情地暴露人性的真相，
卸下所有的虛假面具，深、淺意識內的悲慘傷痕，都要在祂的
愛火中獲得治癒。

「天主和我們的關係，若是建立在我們無意識的面具
和角色的層面，對天主而言，這是不夠的；同樣，天主也
不會滿足於我們透過形像和觀念來認識祂，無論那些形像
和觀念如何高貴和微妙。祂會帶領我們，進入更深、更遠，
一直到我們謙虛地觸及自己存有的真實面，最後我們終於
能夠在天主存有的至真實中，承受和祂的相遇。……祂沒
有意识和一幅面具交往，無論是多麼虔誠或愉悅！」¹¹

（四）《靈歌》

《靈歌》是比較完整而有前後次序的著作，他在托利多的
牢獄中開始構思這首詩，後來逐步完成。詩作之美極獲讚譽，

¹¹ Mary McCormack OCD，前引書，33頁。

成爲西班牙詩壇上的不朽名著。詩歌的註解，是爲貝雅斯隱院的修女預備靈修道理而形成的。會父根據靈修的傳承，按教父的觀點，將靈修的旅程劃分爲煉路、明路和合路，經過這三個階段達到神婚。他以極美的詩句逐步解釋靈魂與天主結合的過程，深入淺出地指示正確的進程。

靈修的進程是雙向的互動：靈魂的渴望和追尋，受根源天主的吸引和推動；而當靈魂忠誠地作出回應時，天主也逐步展現祂自己。首詩節「祢隱藏在那裏？心愛的，留下我獨自嘆息」揭開了靈魂追尋天主的序幕，這有如靈魂與天主的戀愛期。渴望天主是追尋過程的基本韻律，即使抵達神婚的最高境界，靈魂仍然渴望天主：「在寧靜的夜裏，燃燒著焚化而無痛苦的火焰」，靈魂在寧靜的默觀之夜中，「渴望天主將她從神婚—在此戰鬥的教會，天主願帶領她達到的境界—搬移到凱旋教會的榮福神婚」。

初步時，靈魂愛上了完全是隱藏的心愛主。她以信德肯定對隱藏者天主的愛，決心「奔向高山和水崖，花兒不摘取，野獸不怕懼，我要越過勇士和邊際」。她慷慨地捨棄世俗，修煉德行，做克苦，行補贖，以「赤裸而強壯的心」尋求天主。此即煉路中的靈魂對天主的回應。

靈魂經過煉路，達到說出：「撤回它們，心愛的，我已飛出！」就是踏上了明路，因爲「受傷的雄鹿出現在高崗上」，天主已經出現，充滿光明，靈魂歡樂地唱出：「我的愛人是綿綿的崇山峻嶺，孤寂的森林幽谷，奇異奧妙的海島，淙淙迴響

的江河，撩情的微風呼嘯。寧靜的深夜於黎明初現之際，默默無聲的音樂，萬籟交響的獨居，舒暢深情的晚宴」。

處於明路中，亦即在訂婚期的靈魂，回應天主的愛，接受更深的淨化，靈魂達到了「完全委順於天主，渴望完全屬於祂，並且絕不在她自己內保留任何不是天主的事物。天主在此結合中，導致像這樣的委順必須有的純潔和成全。因為天主在自己內神化靈魂，祂使靈魂整個地屬於祂自己，且空虛靈魂內所有不是祂的一切」（27·6）¹²。

到了抵達神婚之境，靈魂完全專心致志於天主，她的「理智、意志和記憶立刻奔向天主，情感、感官、渴望、欲望、希望、快樂，一切豐盈乘賦，從第一秒開始，就已傾向天主」（28·5）¹³。

最後的五段詩節，講論的是榮福的境界，是達到神婚者最深的渴望。此時的靈魂熱烈地渴望深入十字架奧祕的叢林，她願進入世上所有的困苦和磨難，她願深入死亡般的痛苦，為能看見天主。等待榮福境界者對天主恩寵的回應是擁抱十字架，是「深深探入叢林」。

（五）《愛的活焰》

《活焰》這首詩，是深入神化境界的靈魂所說出的：「這

¹² 聖十字若望著，台灣加爾默羅隱修會譯，《靈歌》（台北：上智，2001），221頁。

¹³ 同上，226頁。

個靈魂，在愛火內被如此內在地焚化，得到如下的特質，他不僅與火結合，且在他內產生一道活的火焰。……然而當這火燒得更熾熱，再繼續燃燒時，木頭變得更輝耀，充滿火焰，甚至倏忽燒起，從木頭內射出火焰」（活焰·序3-4）¹⁴。

倏忽燒起的火焰，相當於一個主動的結合，具有強烈的、深度的特質。神化中靈魂的習慣性境界，相似「熾熱的餘燼」，當結合變成主動時，這餘燼不僅熾熱，而且從中射出活的火焰。藉此愛的結合，聖父、聖子和聖神居住在我們內。聖十字若望清楚地說明，因為聖三居住在人內，使人能度天主性的生命。所以我們絕不要驚訝天主所賜給靈魂的崇高特恩，因為祂曾許諾，凡愛祂的人，聖父、聖子和聖神要來住在他內。

關於強烈主動結合的傾注，及其中所充滿的愛的認識，《活焰》這首詩指出，這是榮福聖三的工作：「榮福聖三居住在靈魂內，以聖子的智慧，神性地光照他的理智而居住在他內，使他的意志歡欣於聖神，並且在聖父甜蜜歡愉的懷抱中，強而有力的吞沒他」（活焰1.15）¹⁵。

這愛情傾流的強度，在於靈魂的預備和天主給予的意願，「天主按照每個靈魂的預備程度來燃燒他們：祂燃燒某個人多一些，另一個人則少一些，祂作這事完全隨自己的意願，看祂

¹⁴ 聖十字若望著，台灣加爾默羅隱修會譯，《愛的活焰》（台北：上智，2000），22頁。

¹⁵ 同上，9頁。

如何及何時願意」(活焰 2·2)¹⁶。

首段詩節中，靈魂自覺極其靠近真福之境，如此活潑有力地 在天主內神化，且被天主卓越地佔有。每當柔巧的愛之火焰襲擊他時，靈魂以為塵世生命的薄紗即將被撕破；所以，他祈求聖神撕破此紗，賜予每次相遇時，似乎快要給予的圓滿光榮。

第二詩節，靈魂讚揚聖父、聖子和聖神，強調祂們在他內導致的三個恩惠和降福。這些降福百倍地還報他在今世所忍受的每一個痛苦。

第三詩節，靈魂稱頌感謝他的淨配，賜予他對天主屬性具有豐富的愛和認識。這些屬性有如火焰明燈，傳達光明和熱力。所以，「昔隱且盲」的靈魂，領受了愛的光照和溫暖。由於他能將這光明和溫暖給予心愛的主，所以他懷著很深的滿足和喜樂。他清楚地看出，將這神性的光明、神性的溫暖，獻給天主時，他所獻上的是更有價值的，「就是把自己內的某些東西給予天主，按照天主的無限存在，這些東西可和天主相稱」(活焰 3·79)¹⁷。

第四詩節，靈魂懷著深愛，尊敬並感謝來自新郎的兩個美妙效果，這是天主有時在靈魂內產生的：以輕柔和愛在靈魂內覺醒；靈魂內的甜蜜嘔氣，充滿慈惠、光榮和天主的柔巧之愛。

《愛的活焰》是一本熱火的書，在強烈熱情的影響下，作者以兩個星期的時間寫成，比起其他的作品，這書更加展現出

¹⁶ 同上，29 頁。

¹⁷ 同上，98 頁。

聖人的熱烈靈魂。字裡行間，流露著這個生命好似不再屬於塵世，這真是聖十字若望在愛內已臻成熟的靈魂畫像。

結語

聖十字若望是個神祕家、詩人、靈修導師，更是天主的熱烈愛人。聖經是他寫作的主要根據，也是靈感的來源。然而，他的作品也流露出受到其他的影響：聖多瑪斯、士林學派、聖奧斯定、新柏拉圖主義、德國及萊茵河神祕家等等。關永中教授在〈黑夜與黎明〉專文中說：

「在神祕默觀的論題上，十字若望是一位集大成者與啓迪者，他吸收了中世紀神祕主義傳統的一切優點，深具系統條理地將之發揮得淋漓盡致，甚至鉅細靡遺，堪為後世取法與徵引。論其思考的周延度，可謂盛況空前；論其引述的寬闊度，則是兼容並蓄；其論著多次提及托名戴奧尼修斯（Pseudo-Dionysius）、奧斯定、多瑪斯等名家要義，也不厭煩地在新舊約《聖經》上引經據典，以作支柱，以致他不單做到持之有故、言之成理，還加上個人心得、深入闡釋；其在靈修學與神哲學上的造詣是劃時代的貢獻，今後世人談論西方神祕主義或東西方靈修對話，都缺少不了參照十字若望的作品，在這方面，其影響之大，可謂歷久彌新，難能望其項背。¹⁸」

¹⁸ 聖十字若望著，加爾默羅聖衣會譯，《心靈的黑夜》（台北：星火文化，2010），272頁。